

老舍 茶馆
龙须沟

文学小丛书·WEN XUE XIAO CONG SHU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文学小丛书

11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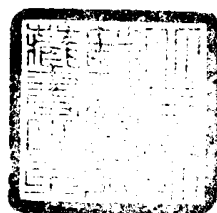
龙须沟 茶馆

老舍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999330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999330

一九八五年·北京

封面设计：伍 端 端

龙须沟 茶馆

Longxugou Chaguan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97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5 \frac{1}{4}$ 插页 2

1985年3月北京第1版

1985年3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22,000

书号 10019·3769

定价 0.84 元

DF50/11

前言

老舍(1899—1966)是我国著名爱国作家、人民艺术家。他出身于北京一个满族贫民家庭。二十多岁开始写作,写了《骆驼祥子》、《四世同堂》等许多部小说,也写了不少部话剧。他以善于描写北京市民与下层人民的生活而著称。

《龙须沟》是老舍的代表作之一,写于一九五〇年。这个剧本以建国初期北京市政建设为背景,通过龙须沟一带劳动人民的翻天覆地的变化,揭露旧中国的黑暗,热情歌颂共产党和毛主席,是一曲感人至深的新社会的赞歌。为此,北京市授予他“人民艺术家”的荣誉奖状。

《茶馆》写于一九五七年。剧本通过北京一家大茶馆的盛衰,截取清朝末年、民国初年和建国前夕三个断面,反映了旧中国五十年的历史变迁,含蓄而深刻地揭示出旧社会行将灭亡,新时代即将来临的历史趋势。作者以他擅长的精湛的北京话,浓厚的北京味,高度概括的艺术手法,使这个话剧独具艺术特色与民族风格。

近二十多年来,《茶馆》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二百多场,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与称赞。一九八〇年以后,这个剧院去西德、法国、瑞士和日本演出,获得了成功。

该剧被评为“中国现代戏剧的精华”、“史诗型戏剧的典范”、“它超越历史的、民族的界限，而为今天的西方观众理解、接受”，日本朋友更认为它是一部使日本青年了解中国的好教材。《茶馆》在国外的演出，为中国的话剧艺术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声誉。

编者

1984年4月

目 次

龙须沟.....	1
茶 馆	83

龙 须 沟

(三幕六场话剧)

人 物 表

王大妈——五十岁的寡妇，吃苦耐劳，可是胆子小，思想旧。她的大女儿已出嫁，二女儿正在议婚。母女以焊镜子的洋铁边儿和作针线活为业。简称大妈。

王二春——王大妈的二女儿，十九岁。她认识几个字，很想嫁到别处去，离开臭沟沿儿。简称二春。

丁四嫂——三十岁左右，心眼怪好，嘴可厉害，有点嘴强身子弱。她的手很伶俐，能作活挣钱。简称四嫂。

丁四爷——三十岁左右，四嫂的丈夫，三心二意的，可好可坏，蹬三轮车为业。他因厌恶门外的臭沟，工作不大起劲。简称丁四。

丁二嘎子——十二岁，丁四的儿子，不上学，天天去捡煤核儿，摸螺蛳什么的。简称二嘎。

丁小妞——二嘎的妹妹，九岁。不上学，随着哥哥乱跑。简称小妞。

程疯子——四十多岁。原是相当好的曲艺艺人，因受压迫，不能登台，搬到贫民窟来——可还穿着长衫。他有点神神气气的，不会以劳力换钱，可常帮忙别人。他会唱，尤以数来宝见长。简称疯子。

程娘子——程疯子的妻，三十多岁。会作活，也会到晓市上作小买卖；虽常骂丈夫，可是甘心养活着他。疯子每称她为“娘子”，即成了她的外号。简称娘子。

赵老头——六十岁，没儿没女，为人正直好义，泥水匠。简称

赵老。

刘巡长——四十来岁。能说会道，善于敷衍，心地很正。简称巡长。

冯狗子——二十五岁。给恶霸黑旋风作狗腿。简称狗子。

刘掌柜——小茶馆的掌柜，六十多岁。简称掌柜。

地痞一人。

警察二人。

青年一人。

群众数人。

第一幕

时 间 北京解放前，一个初夏的上午，昨夜下过雨。

地 点 龙须沟。这是北京天桥东边的一条有名的臭沟，沟里全是红红绿绿的稠泥浆，夹杂着垃圾、破布、死老鼠、死猫、死狗和偶尔发现的死孩子。附近硝皮作坊、染坊所排出的臭水，和久不清除的粪便，都聚在这里一齐发霉。不但沟水的颜色变成红红绿绿，而且气味也教人从老远闻见就要作呕，所以这一带才俗称为“臭沟沿”。沟的两岸，密密层层地住满了卖力气的、耍手艺的，各色穷苦劳动人民。他们终日终年乃至终生，都挣扎在那肮脏腥臭的空气里。他们的房屋随时有倒塌的危险，院中大多数没有厕所，更谈不到厨房；没有自来水，只能喝又苦又咸又发土腥味的井水；到处是成群的跳蚤，打成团的蚊子，和数不过来的臭虫，黑压压成片的苍蝇，传染着疾病。

每逢下雨，不但街道整个的变成泥塘，而且臭沟的水就漾出槽来，带着粪便和大尾巴蛆，流进居民们比街道还低的院内、屋里，淹湿了一切的东西。

遇到六月下连阴雨的时候，臭水甚至带着死猫、死狗、死孩子冲到土炕上面，大蛆在满屋里蠕动着，人就仿佛是其中的一个蛆虫，也凄惨地蠕动着。

布景 龙须沟的一个典型小杂院。院子不大，只有四间东倒西歪的破土房。门窗都是东拼西凑的，一块是老破花格窗，一块是“洋式”窗子改的，另一块也许是日本式的旧拉门儿，上边有的糊着破碎不堪发了霉的旧报纸，有的干脆钉上破木板或碎席子，即或有一半块小小的破玻璃，也已被尘土、煤烟子和风沙等等给弄得不很透亮了。

北房是王家，门口摆着水缸和破木箱，一张长方桌放在从云彩缝里射出来的阳光下，上边晒着大包袱。王大妈正在生着焊活和作饭两用的小煤球炉子。东房，右边一间是丁家，屋顶上因为漏雨，盖着半领破苇席，用破砖压着，绳子拴着，檐下挂着一条旧车胎；门上挂着补了补钉的破红布门帘，门前除了一个火炉和几件破碎三轮车零件外，几乎是一无所有。左边一间是程家，门上挂着下半截已经脱落了破的破竹帘子；窗户上糊着许多香烟画片；门前有一棵发育不全的小枣树，借着枣树搭起一个小小的喇叭花架子。架的下边，靠左上角有一座泥砌的柴灶。程娘子正在用捡来的柴棍儿烧火，蒸窝窝头，给疯子预备早饭。（这一带的劳动人民，大多数一天只吃两顿饭。）柴灶的后边

是塌倒了的半截院墙墙角，从这里可以看见远处的房子，稀稀落落的电线杆子，和一片阴沉的天空。南边中间是这个小杂院的大门，又低又窄，出来进去总得低头。大门外是一条狭窄的小巷，对面有一所高大而破旧的房子，房角上高高的悬着一块金字招牌“当”。左边中间又是一段破墙，左下是赵老头儿所住的一间屋子，门关着，门前放着泥瓦匠所用的较大工具；一条长凳，一口倒放着的破缸，缸后堆着垃圾，碎砖头。娘子的香烟摊子，出卖的茶叶和零星物品，就暂借这些地方晒着。满院子横七竖八的绳子上，晒着各家的破衣破被。脚下全是湿泥，有的地方垫着炉灰，砖头或木板。房子的墙根墙角全发了霉，生了绿苔。天上的云并没有散开，乌云在移动着，太阳一阵露出来，一阵又藏进去。

〔幕启：门外陆续有卖青菜的、卖猪血的、卖驴肉的、卖豆腐的、剃头的、买破烂的和“打鼓儿”的声音，还有买菜还价的争吵声，附近有铁匠作坊的打铁声，织布声，作洋铁盆洋铁壶的敲打声。〕

程娘子坐在柴灶前的小板凳上添柴烧火。小妞子从大门前的墙根搬过一些砖头来，把院子铺出一条走道。丁四嫂正在用破盆在屋门口舀屋子里渗进去的雨水。二春抱着几件衣服走出来，

仰着头正看刚露出来的太阳，把衣服搭在绳子上晒。大妈生好了煤球炉子，仰头看着天色，小心翼翼地抱起桌上的大包袱来，往屋里收。二春正走到房门口，顺手接进去。大妈从门口提一把水壶，往水缸走去，可是不放心二春抱进去的包袱，眼睛还盯在二春的身上。大妈用水瓢由水缸里取水，置壶炉上，坐下，开始作活。

四 嫂 （递给妞子一盆水）你要是眼睛不瞧着地，摔了盆，看我不好好揍你一顿！

小 姐 你怎么不管哥哥呢？他一清早就溜出去，什么事也不管！

四 嫂 他？你等着，等他回来，我不揍扁了他才怪！

小 姐 爸爸呢，干脆就不回来！

四 嫂 甭提他！他回来，我要不跟他拚命，我改姓！

疯子 （在屋里，数来宝）叫四嫂，别去拚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！

娘 子 （把隔夜的窝头蒸上）你给我起来，屋里精湿的，躺什么劲儿！

疯子 叫我起，我就起，尊声娘子别生气！

小 姐 疯大爷，快起呀，跟我玩！

四 嫂 你敢去玩！快快倒水去，弄完了我好作活！晌午的饭还没辙哪！

疯子 （穿破夏布大衫，手持芭蕉扇，一劲地搗，似欲赶走臭味，出来，向大家点头）王大妈！娘子！列位大

嫂！姑娘们！

小 姐 （仍不肯去倒水）大爷！唱！唱！我给你打家伙！

四 嫂 （过来）先干活儿！倒在沟里去！（妞子出去）

娘 子 你这么大的人，还不如小妞子呢！她都帮着大人作点事，看你！

疯 子 娘子差矣！（数来宝）想当初，在戏园，唱玩艺，挣洋钱，欢欢喜喜天天象过年！受欺负，丢了钱，臭鞋、臭袜、臭沟、臭水、臭人、臭地熏得我七窍冒黑烟！（弄水洗脸）

娘 子 你呀！我这辈子算倒了霉啦！

四 嫂 别那么说，他总比我的那口子强点，他不是这儿（指头部）有点毛病吗？我那口子没毛病，就是不好好地干！拉不着钱，他泡蘑菇；拉着钱，他能一下子都喝了酒！

疯 子 （一边擦脸，一边说）我这里，没毛病，臭沟熏得我不爱动。

〔外面有吆喝豆腐声。〕

疯 子 有一天，沟不臭，水又清，国泰民安享太平。（坐下吃窝头）

小 姐 （进来，模仿数来宝的竹板声）呱唧呱唧呱唧呱。

娘 子 （提起香烟篮子）王大妈，四嫂，多照应着点，我上市去啦。

大 妈 街上全是泥，你怎么摆摊子呢？

娘 子 我看看去！我不弄点钱来，吃什么呢？这个鬼地

方，一阴天，我心里就堵上个大疙瘩！赶明儿六月连阴天，就得瞪着眼挨饿！（往外走，又立住）看，天又阴得很沉！

小 姐 妈，我跟娘子大妈去！

四 嫂 你给我乖乖地在这里，哪儿也不准去！（扫阶下的地）

小 姐 我偏去！我偏去！

娘 子 （在门口）姐子，你等着，我弄来钱，一定给你带点吃的来。乖！外边呀，精湿烂滑的，滑到沟里去可怎么办！

疯 子 叫娘子，劳您驾，也给我带个烧饼这么大。（用手比，有碗那么大）

娘 子 你呀，呸！烧饼，我连个芝麻也不会给你买来！（下）

小 姐 疯大爷，娘子一骂你，就必定给你买好吃的来！

四 嫂 唉，娘子可真有本事！

疯 子 谁说不是！我不是不想帮忙啊，就是帮不上！看她这么打里打外的，我实在难受！可是……唉！什么都甭说了！

赵 老 （出来）哎哟！给我点水喝呀！

疯 子 赵大爷醒啦！

二 春 姐 （跑过去）怎样啦？怎样啦？

大 妈 只顾了穷忙，把他老人家忘了。二春，先坐点开水！

二 春 （往回跑）我找余子去。（入屋中）

四 嫂 (开始坐在凳上作活)赵大爷,你要点什么呀?

疯子 丁四嫂,你很忙,侍候病人我在行!

二 春 (提余子出来,将壶中水倒入余子,置炉上,去看看缸)妈,水就剩了一点啦!

小 姐 我弄水去!

四 嫂 你歇着吧!那么远,满是泥,你就行啦?

疯子 我弄水去!不要说,我无能,沏茶灌水我还行!帮助人,真体面,甚么活儿我都干!

大 妈 (立起)大哥,是发疟子吧?

赵 老 (点头)唉!刚才冷得要命,现在又热起来啦!

疯子 王大妈,给我桶。

大 妈 四嫂,教姐子帮帮吧!疯子笨手笨脚的,再滑到臭沟里去!

四 嫂 (迟顿了一下)姐子,去吧!可留点神,慢慢走!

小 姐 疯大爷,咱们俩先抬一桶,来回二里多地哪!多了抬不动!(找到木棍)你拿桶。

二 春 (把桶递给疯子)不脱了大褂呀?省得溅上泥点子!

疯子 (接桶)我里边,没小褂,光着脊梁不象话!

小 姐 呱唧呱唧呱唧呱。(同疯子下)

大 妈 大哥,找个大夫看看吧?

赵 老 有钱,我也不能给大夫啊!唉!年年总有这么一场,还老在这个时候!正是下过雨,房倒屋塌,有活作的时候,偏发疟子!打过几班儿呀,人就软得